



● 中国工人出版社

● 陶长坤 / 著



风 流 场



(京)新登字 145 号

风 流 场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北京鼓楼大街)
印 刷：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
1994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90 千
印 张： 16.5
印 数： 1~8 000 册
定 价： 13.50 元
ISBN 7-5008-1620-0/I·392

目 录

一	蔡元培找到了他。他是谁? (1)
二	他打开了话匣子。你可知道他说 的啥? (10)
三	一位老先生拖着条长辫子,却原来是 假的。 (20)
四	洋博士留学回来了。他在想什么 呢? (33)
五	母子相会在一棵大榕树下。主吉? 还是 主凶? (45)
六	三十夜大月亮,念七岁老新郎。一对大 男大女终于进了洞房。 (58)
七	一个并非古寺的古寺,住着一个并非僧 人的僧人。他深刻地悟出两个字: 吃人。 (71)
八	一个头大尾巴小的人,长着很长很长的 下巴。 (83)

- 九 北大有个卯字号。卯字号里赛开了诗。谁是兔子？谁是乌龟？…………… (97)
- 十 八大胡同并非销魂荡魄的地方。他又去了，却后悔了。…………… (109)
- 十一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萧何不是萧何。…………… (123)
- 十二 昆明湖水绿悠悠。两个性情不同的人，却坐到了一条船上。…………… (136)
- 十三 茶馆里的四个洋车夫，谈起了北京大学的稀奇古怪事。…………… (147)
- 十四 一封终于破译了的信。出走一位蔡校长，哭病一位老先生。…………… (157)
- 十五 同坐过一条船的两个人又坐进同一辆车。苍茫的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辙印。…………… (168)
- 十六 有这么一个浪漫诗人，伏在地上高喊：地球，我的母亲！他肚内有诗，却腹中缺食。…………… (185)
- 十七 诗人与海。他们就像三叶草。…………… (198)
- 十八 一个才子住进医院里，患的是什么病？东京湾上的梦。…………… (214)
- 十九 康桥文化熏就了一颗自由魂。他爱上了一位纯情少女。笑解烦恼结。…………… (224)

二十	朱立叶,你在哪里? 博士进了紫禁城。…………… (238)
二十一	明远楼下的身影和西子湖上的诗。一个诗社成立了。…………… (251)
二十二	塞纳河畔的诗怪与八道湾的兄弟。人生如斯…………… (267)
二十三	上海滩上树起了“创造”大旗。圣人也有风流事。…………… (280)
二十四	一个身无分文却想从文的年轻人。同窗好友在酒馆里赛开了诗。…………… (293)
二十五	夜不成眠的诗人,他苦恼的是什么? …… (306)
二十六	他仿佛捉到了一只彩蝶。他真地捉到彩蝶了么? …………… (314)
二十七	他是苦闷的象征。《语丝》是怎样命名的? …………… (327)
二十八	发表爱情宣言的人被抹了满脸锅底灰。醋瓶子打翻了。…………… (338)
二十九	她和他。她向他射出了丘比特的神箭。…………… (352)
三十	他和她。他被丘比特的神箭射中了。两颗相吸引的心终于跳进一个窠里。…………… (361)

- 三十一 是谁在哭她的情人？两枚象牙戒指在墓
前跳起舞来。…………… (371)
- 三十二 一个男人带走了一个女人。三位车夫拉
走了三位小姐。…………… (385)
- 三十三 不期而遇的三位文友。死水里泛起了涟
漪。…………… (398)
- 三十四 大街上走来一个诗疯子。他们说起了在
美国的事。…………… (413)
- 三十五 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证婚人把新郎新
娘骂了个狗血喷头。一对新人溜出北
京，到了何方？…………… (426)
- 三十六 戎马书生醉卧在沙场上，流下了灼热的
眼泪。…………… (439)
- 三十七 发生在黄浦江畔和泰晤士河畔的故事。
你想知道吗？…………… (453)
- 三十八 “这里的情形比北大还坏！”——他要走
了。…………… (473)
- 三十九 爱情的树上开始结苦果。他梦作了一只
白龟，她梦作了一只秃鹫。…………… (486)
- 四 十 黑色的4月，他第一个上了绞刑架。… (499)
- 我的文学梦——代《后记》…………… (511)

一 蔡元培找到了他。他是谁？

浓重的夜气低压着古老的北京城，暝色中巍峨的钟鼓楼龙踞虎盘着，不时传出苍劲古朴的打更声，犹似在棉絮层裹中滚动的闷雷。

街上稀疏的路灯像受气的小媳妇一样，瑟缩在雾团里，吝啬地将昏黄凄冷的光散漫着。到处一片岑寂，只有时起的朔风像清道夫一样扫除着飘零的碎枝败叶，发出哗哗啦啦的单调声响。

古老的北京就如古老中国的古老心脏，衰歇不振，枯闷窒息，沉埋在茫茫寒夜里，没有欢声，没有笑语，也没有悲鸣和战叫。最大的悲哀莫过于麻木，死寂；也许，爆发就孕育在这静默里。

渐渐，夜色像倒入了清水的墨汁，稀释了，变淡了，钟鼓楼的上空泛出青白，疲惫的星星也映着鬼眼隐遁进淡蓝色的天幕里。马路上出现了贩夫走卒们鬼般的身影和油滑的叫卖声，夹杂着“梆梆”、“吧吧”的木梆声。人力车夫也开始狼奔豕突在大街小巷里，抢着拉在妓院里度过逍遥之夜后没精打采的嫖客们回家。

“先生，到了！”一个年轻的车夫将一辆带暖棚的黄包车拉到前门一家客栈的大门口停下，扭头对车上的乘客说，并顺手帮助揭开了棉布帘。接着，一个身着长棉袍，颈裹毛围巾，眼戴金丝镜的中年乘客从车上下来，将几枚铜板塞进车夫手中。他取下眼镜擦拭着，眯眼盯起年轻人，仿佛忆起了什么。说：“你是……”

“我是拉车的，先生！”年轻车夫瞬息间也好像认出了面前的

这张清癯方正、留着短髭的脸庞，心里一机灵，赶忙从腰间抽出毛巾，装出擦脸的样子，掩起了自己的面孔。虽是数九寒天，晨风凛冽，但年轻车夫的头上却冒着腾腾蒸气，和着他故意使劲呵出的口气，一起凝成白雾，笼起他的头顶，面目便模糊了。“先生，再见！”车夫拉起车小跑起来，乘客若有所思地望着他单薄的身影，直至消失在拐角处。他正在惆怅之际，倏地又一辆人力车从他身边一掠而过，他大概认出车上坐的是他们大学的一位中年教授，想必是刚从妓院的香软巢里销了魂出来。他知道，他们学校里眠花宿柳的教授比马神庙公主府茅厕边上粪堆里的屎蛭螂还多。

街上的人影越来越多，一个个就像快速放映的电影里的人影一样，跌跌撞撞，踉踉跄跄，慌慌张张，忙死忙活。

长袍客转身朝客棧门里走去。看得出，这是一座旧式大宅院，门楼高耸，飞檐斗拱，雕镂精致，并支撑着两根油漆剥落的圆柱子。虽历经沧桑，已显出破败相，但气势不减当年。从门口朝里望去，晨光熹微中，一切都模模糊糊，只觉得幽深难测。他刚迈进门槛，就听茶房热情地高喊道：“来客了！里面请！”

长袍客急趋几步，赶上前说道：“伙计，我不是住店的，是找人的。请问，仲甫先生可住在此地？”

“钟鼓？什么钟鼓？”茶房一听不是住店的，顿时麻搭下脸，没好声气地说，“找钟鼓到钟鼓楼去，你到此作甚？”

长袍客悟到自己言语有误，忙笑着解释说：“我找陈独秀先生，姓陈名独秀，字仲甫。”他并极力矫正着自己的南方口音。

茶房听他说话谦和，彬彬有礼，再定眼一瞅，又是个有身份的人，脸便像干裂的黄土地，绽出粗深的笑纹来。“先生，这店里住着长长短短肥肥瘦瘦上百号人，哪记得许多姓名，也没听说过陈独秀。这样吧。请到帐房里查查登记簿就知道了。先生，请！”

茶房将长袍客领进过堂旁边的帐房里。帐房先生正低着头俯在桌上拨拉算盘，噼哩啪啦跳珠爆豆一般。帐房听茶房一说，

头也不抬，声也不吱，只是把住店登记簿往旁边一推。这帐房与茶房正形成鲜明对比：一个瘦长得像打枣杆，一个矮胖得似碌碡墩；一个双眼细眯成一条缝，一个两睛圆鼓得赛铃铛；一个斯文得带点迂腐味，一个粗俗得有些市侩气。

长袍客打开登记簿翻阅起来，翻了一遍，无所收获，再翻一遍，忽然惊喜地说道：“就是他！”茶房也粗识几个字，顺他手指处看去，只见三个大字：陈三爱。与陈三爱同屋而居的是汪孟邹。茶房看了，不觉把嘴撇成饺子皮，颇为不屑地说：“先生，你找这个陈三爱，可是来得有点太早了，起个早五更得赶个晚集呀！”

长袍客忙问：“为什么？”

“为什么？”茶房撇着的嘴仍没回复原状。“先生，不瞒你说，这陈三爱真的有三爱，就是：夜晚爱上戏园子，听完戏爱上茶馆子，白天爱睡懒觉子。不日上三竿，窝也不会动的。你现时就来找他，不是早了点么？”他停了会则又说：“你要有急事找他，我倒可帮你叫醒他。……不过，他脾气操蛋得很……”

“不用了，不用了，没啥急事。”长袍客连连摆手说。他这次来是请陈独秀出山的，理当效刘玄德三顾茅庐，礼贤下士，怎能像张翼德粗卤莽撞，不懂礼规呢。他顺手牵只杌子在火盆旁坐下：“我就坐在这里等他醒来吧。”

火盆里的木炭、玉米穰燃得正旺，红红的焰苗欢快地跳跃着，使小小的帐房间里弥漫暖气。长袍客披星摸黑、顶风冒霜而来，身上早已冻得有些发僵，正好借此盆火消消寒气。茶房出去忙自个的了，帐房先生仍旧在埋头拨拉算盘，他便从袍襟里抽出一本《新青年》，借着火光翻看起来。当他的目光落到一篇署名“陈独秀”的文章时，眼前便跳出一个不高不矮、似胖非胖、宽额方脸、横眉大眼、肤色黝黑、头角峥嵘的人影来。这就是陈独秀，安徽安庆人，本名乾生，字众甫，后更名陈独秀，字仲甫，三爱是他办《安徽俗话报》时曾用过的笔名。他与陈独秀并不陌生，本世

纪一十年代中，曾一起参加过爱国协会的暗杀团，不仅相识共事，而且促膝聚谈过。他当时即觉得陈独秀是个志向远大、胆识过人的有为青年，且性情豪爽，狂放不羁，还有一种撞到南墙不回头的倔犟劲，有人送个外号叫“气死牛”。但共事不久，暗杀活动即因泄密事败，参与者风流云散，各奔西东，彼此十多年不相闻问。十余年中，他二度入仕，三次留洋。去年九月，他在法国，接到黎元洪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来电，催他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自忖国家正值危难动乱之秋，革故鼎新之际，要扭乾转坤，改天换地，须多培养栋梁之材。北大乃国家最高学府，正应荟萃精英，哺育俊杰，以应时代之需。长北大之权，行改革之事，天赐良机，责无旁贷，于是他便欣然从命，辗转归来，今年初方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主事仅才两天。他上任伊始，便要广开才路，收揽贤能，首先是物色文科学长；好友汤尔和与沈尹默便向他推荐陈独秀。汤尔和说：“陈君一人主办《新青年》，只手打天下，成绩卓著，影响广泛，为青年学子所推崇。他长文科，必能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当今之世，正需这种人材！”沈尹默说得更爽快：“我与独秀先生相熟，他目光恢宏，思想激进，办事果决，雷厉风行，是匡时济世之才，文科学长，非此君莫属！”由于两位好友的竭诚推荐，再加上旧的印象依存，又浏览了几本《新青年》，他便一锤定音，决意将北大文科学长的桂冠戴到陈独秀的头上。他昨天打听到事有凑巧，陈独秀和同乡汪孟邹正出差在京，住进这家客栈，于是便不辞路远天寒，起个大早，坐人力车前来拜访。他浮想着，眼前陈独秀的面影一变二、二变四……交错叠印，旋转飞舞走来。“阔别十载，不知陈独秀变成了个什么样子？”

窗外天色大明，街上铺下明丽的阳光。几个小贩在门口叫卖起小吃，长袍客也条件反射般地觉得肚饿起来，便托办完事刚回来的茶房去买回一包油条、芝麻饼来，分与茶房、帐房共享。茶房

吞吃了油条麻饼，更加来了精神，一抹嘴巴，自告奋勇地说：“先生，我去给你瞧瞧陈三爱起来没有？”

茶房来到客栈后院西南角上的六十四号房间，舐开凝在玻璃窗上的薄霜，眯眼往里一瞧，只见摆成直角的两张床上的客人还在高枕而卧。陈三爱睡在靠南墙的床上，侧脸朝里，前腿弓，后腿蹬，一副横戈跃马、冲锋陷阵的架势，鼾声冲墙而起，呼噜作响，犹似滚雷一般。靠西墙床上的汪孟邹倒比较规矩，仰面向上，鼻息微微，像是低吟朦胧诗。茶房看罢，急忙跑回来嘻开嘴说：“先生，那陈三爱还在撅着屁股睡回笼觉哩！”

长袍客笑道：“那就再等等吧！”

长袍客和他们闲聊起来。帐房先生也许算完帐得闲，也许吃了赠食过意不去，也一变徐庶进曹营的态度，开始搭讪起来，慢声细语地问道：“客官，您从哪儿来？”

“北京大学。”长袍客答道。

“噢，北京大学。”帐房沉吟了会，又问：“听说北京大学最近换了新校长，名叫蔡元培，消息可确实？”

“确实。”长袍客惊讶地望他一眼，“您怎么知道的？”

“北大有个穷学生，经常拉车送客到店门口，有时就到这屋里来坐坐，烤烤火，是他说的。”

“叫什么名字？”

“叫赵尔康！”茶房急忙插上嘴说，“赵钱孙李的赵，也就是长坂坡救阿斗的赵子龙的赵……他还是我的小同乡呢。先生，你可认得他？”

长袍客想起了早晨拉他来的那个年轻车夫，当时天黑光暗，认不清面孔，但也觉得似曾相识，现在才恍然悟到，那就是赵尔康。前天他给学生讲演，赵尔康就是坐在最前排的。想到这里，他便点了点头。

帐房、茶房又轮番向长袍客询问了一些北京大学的情况，他

都一一作了回答和解释。这二位似乎对北京大学的印象都很不好，说那是藏垢纳污之地，非读书明理之乡，举人、进士一大堆，纨绔子弟任逍遥，还有带着仆人、姨太太上学的，寻花问柳、眠妓宿娼者更是大有人在，八大胡同几乎成了北京大学的游乐园。他们还打比喻说，北京大学就像夏天的茅厕坑，苍蝇嗡嗡，蛆虫纷纷，良家子弟进去也会变坏的。他们的话虽然得之道听途说，街谈巷议，有夸大偏激之词，可也触到了北大的症结和痛处，引起了长袍客的深思：“北大的校风不改是不行的呀！……”

他们说说聊聊，不觉又过了一点多钟，长袍客掏出怀表看看，时针已指向十点半。茶房不知啥时候溜了出去，此刻正风风火火跑进来，大声喊叫道：“先生，陈三爱和汪小狗都起来啦！”

长袍客随茶房向六十四号房间走去。他这时才看清，客棧是二进的院子，后院比前院大得多，中间隔一门道。两厢和宅底都是成排的房间，后院的房前都有檐厦，曲栏回廊，古色古香，依稀可见旧时的彩绘。房脊瓦缝里的枯草在冷风中抖颤着，飒飒轻响，似乎在胆怯地低诉着前朝的繁华梦。一群飞落房顶因烟熏火燎而变得灰不溜秋的小麻雀浴着晨光，振着翅子在啁啾啾地叫，像聚集一起的小市民们在叽叽喳喳地嚼舌头，谈论着人家的隐私。一只大些的特别活跃的麻雀飞来跳去，声音嘹亮，很像是美国总统在发表竞选演说。

茶房领长袍客到六十四号房间门口，忽然里面响起昆曲声，他们便停住脚步听起来：

孙楚楼边，莫愁湖上，又添几树垂杨。偏是江山胜处，酒卖斜阳，勾引游人醉赏，学金粉南朝模样。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

长袍客听得出这是《桃花扇》中侯方域唱的《恋芳春》，也辨得出

房里唱此曲的皖腔微调正是陈独秀的口音。陈独秀唱昆曲并不内行，但另有一番韵味，当年也曾在他面前哼唱过。十年离别，乡音未改，陈独秀还是陈独秀哇！

房里的昆曲停止了，又响起一片杂乱的声音。长袍客和茶房又候了片刻，才轻轻敲起门来，只听门里一声狮吼：

“进来！”

茶房抢先一步推门进去，长袍客也跟着趑趄进来。茶房急嘴快舌：“陈三爱，这位先生找你！”长袍客又接上笑容可掬地说：“仲甫兄，还识得老朋友么？”

陈独秀正在刷牙，一脚立地，一脚跪在矮凳上；一手端牙缸，一手执牙刷，拉大锯般满嘴来回猛蹭，牙粉漫成的白沫涂抹得口里口外都是。他先向茶房投了下鄙夷厌恶的目光，接着转向后面的长袍客人，凝视了会，突然惊叫起来：“啊呀，是蔡元培兄呵，听说你当北京大学校长啦！”他说着，无意识地手一扬，牙刷便脱手而出，打个旋飞落到汪孟邹坐在床沿正看着的《晨钟报》上，啪嗒一声，把他吓了一跳。这个汪孟邹身材修长，瘦骨伶仃，斯文敦厚，只是惊怔了一下，微微一笑，并无言语。

茶房这时才明白打了半天交道的长袍客人竟是堂堂的北大新任校长蔡元培，自愧有眼无珠，心里有点忐忑，便回身朝蔡元培挤眼弄鼻地做个鬼脸，悄悄地溜了出去。他接着飞跑进帐房，向帐房先生吹嘘起来：“喂！老夫子，你知道么？那个长袍客是文曲星蔡元培呀！我还给他买过油条、麻饼呢！……”帐房只是淡淡地回答他：“我早就猜到了。”茶房又跑向别处炫耀去了。

陈独秀抓起毛巾胡乱抹了把嘴巴，将蔡元培请到旁边一张藤椅上坐下，单刀直入地说：

“鹤卿兄百忙中光临敝处，是专门探友访旧呢，还是另有公干？”

汪孟邹浸了杯茶端给蔡元培。蔡元培呷了口，也开门见山地

说：“是来请你出山！”

“出山？出什么山？”

“任北大文科学长！”

“哈哈……”陈独秀大笑起来，如同枭鸟怪叫。“鹤卿兄，你找错人了吧？”

“非君莫属！”

“像我陈独秀学无专长，胸无点墨，既未曾获什么硕士博士，也没在高等学府吃过粉笔面子，乃一酒囊饭袋耳，凭什么当文科学长？先生错爱了，还是另请高明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有些硕士、博士帽子，在我也会像刘邦那样，只能当尿盆的！哈哈……”

蔡元培将带来的《新青年》往桌上一放，斩钉截铁地说：“就凭这个选你当学长的！”

陈独秀一看是他主编的《新青年》，又笑起来。“办刊物和任学长，是穿的两条裤，怎能混为一谈？隔行如隔山，杀猪的未必会宰羊呵！”他谦虚中带有自负。

“仲甫兄，就别推辞了。我看了你主办的《新青年》，深感佩服。你能把刊物办出如此高的水平，说明你有很强的组织能力。你的文章泼辣犀利，思想新奇，很见出你的慧眼。任文科学长，才、学尚在其次，胆、识应为第一，我借重的是你的新鲜思想和开拓精神呵。何况你精通训诂，熟谙音韵，学术造诣颇深。所谓学无专长，遁词而已。我莅任两日，即远道来访，求贤若渴，推心置腹，……莫非老朋友还必须我三顾茅庐吗？”

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独秀见蔡元培言恳词切，一片诚意，不免心动。但嘴里却说：“蔡先生，这样吧，我给你推荐一个人，胜过我多少倍呢。”

“谁？”

“胡适！”

蔡元培没有表态。陈独秀接着说：“胡君是我的安徽同乡，徽

州绩溪人，已留美七年，读过几所大学，今年就要毕业，可说是学贯中西，才富五车，又素有大志，锐意进取，任文科学长，绰绰有余。你看怎样？”

蔡元培一手捂在茶杯上，食指弹着杯沿说：“倘胡先生肯来北大任教，我当热烈欢迎。至于学长一职嘛，还是由你来挑此重担吧。仲甫兄推三阻四，是要看我蔡某人的笑话吗？”他说着说着，有些激动起来，脸色也变得苍白。

“蔡先生言重了，小弟岂敢如此！”

“那你就答应下来！”

陈独秀被蔡元培将了军，两眼朝房顶望了望，说：“我目前办《新青年》正起劲，又是唱的独角戏，倘脱身北来，不就荒摊了么？”

蔡元培听陈独秀话口有所松动，急忙抢过话头，说：“那好办，可将《新青年》搬来北京嘛，我还可给你找些帮手，保险比在上海办得更好！”

陈独秀无可推托了，只好说：“既然老兄如此器重小弟，看来只得勉为其难了。不过丑话说在前头，得让我试干三个月，如若胜任则继续干下去，如不胜任，不等老兄辞退，我就鞋底上抹油，溜之乎也。”

“一言为定！”蔡元培突然起身，紧紧握起了陈独秀的手。

二 他打开了话匣子。你可知道他说的啥？

自此而后的几天里，蔡元培几乎日日来拜访陈独秀，纵论学校和国家大事，说个没完没了，大有刘备得了卧龙凤雏的样子。陈独秀也一改过去的疏懒，变得勤谨起来，晚上不再出外闲逛，晨起也早了许多，还嘱咐茶房，若蔡先生来了，他还没起，就赶快唤醒他。蔡元培来早了，也还是帐房里等候，不肯打扰他和汪孟邹的美梦。茶房对陈独秀也敬重起来，知道他不是个等闲人物。要不，文曲星蔡元培怎么会天天来访他呢。

一日，是个礼拜天，气温比较和暖，北风也似乎像民国的国民们一样，躲到什么地方打麻将去了，放弃了替天行道的责任。这天，蔡元培又邀了沈尹默一同前来拜访陈独秀，茶房一见人影就屁股颠颠地向陈独秀通报了消息。

进到屋里，寒暄后沈尹默就将自己亲笔书写的一副条幅赠给陈独秀。陈独秀展开一看，还是录的他早年写的一副对联：

推倒一时豪杰

扩拓万古心胸

再端详那书法：笔走龙蛇，力透纸背，遒劲雄健，丰神峻骨。他不由得连声叫道：“妙！妙！”又抬头对沈尹默说：“好傢伙，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呵，不再是吴下阿蒙了！”

“仲甫，谬奖了。”沈尹默温雅地笑笑。“若说小弟的字有所长

进，还多亏你的鞭策呀。不知你还记得当年事否？”

“记得！记得！”陈独秀打着嚏喷说。口鼻中飞出的液沫溅了沈尹默一脸。

蔡元培和汪孟邹都听得惘然，忙让他们说说“当年事”，沈尹默就饶有兴味地谈起来。原来七八年前，沈尹默和陈独秀都客居杭州。在一次文人兴会的酒宴上，沈尹默诗兴大发，即兴口占了首五言绝句，并当场书成横幅，留赠东道主刘三刘季平。刘三张挂于壁间，被翌日来访的陈独秀得见，并问起沈尹默是何许人，刘三便一一相告。陈独秀了解到沈尹默是江南才子，能文会诗善书法，第二天就闯到沈尹默的寓所求见，进门即嚷道：“我是江北才子陈仲甫，特来拜会江南才子沈尹默。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倒不错，只是字俗入骨。有水么，请端杯来！”沈尹默当时听了刺得耳朵发烧，又见陈独秀一副粗蛮架势，没点文人氣息，心中颇为不快。但转念一想，他批评的也对，便耐住火气热情款待，谈来谈去，竟非常投机，相见恨晚。从此，沈尹默就发愤钻研书法，勤学苦练，致有今日的进步。

蔡元培和汪孟邹听了都笑起来，陈独秀更是笑得前俯后仰。笑声方住，陈独秀就提出邀他们三位去酒楼小酌。大家见他今天分外高兴，也都没推辞，只是蔡元培提出由他这校长来做东，算是为陈独秀这北大新人接风。

一行四人行云流水般地来到离客栈不远处的一家名曰“燕山春”的酒楼上，找了雅座坐下。掌柜和跑堂的见他们个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不是达官贵人，也是文人学士，招待得分外热情和殷勤，不一时酒菜便送了上来。陈独秀一杯酒落肚，脸就飞起红晕，话也变得更多，几乎无别人插嘴的余地。饮过数巡，扯了通山海经后，陈独秀忽然对坐在对面的蔡元培说：

“校长大人，您是二甲进士，我是区区秀才，秀才秀才，干粮布袋，进士进士，状元弟弟，咱们的资格相差千山万水，您说我陈